

顺治朝满文档案札记

杨 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依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史料, 我们断定, 顺治帝福临 6 岁前的满语名字为 fangkala(方喀拉); amba coohai ejen doro be aliha ho šoi mergen qin wang“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率清军进关后, 改称号为 doro be aliha wang hese be aliha amba coohai ejen“摄政王奉命大将军”, 彰显独一无二的“摄政王”地位; 顺治十三年(1656 年)底、十四年(1657 年)初, 顺治帝命将庙坛匾额去蒙古字, 只书满汉两种文字。这些新观点, 无不说明清初满文档案于清史研究独具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满文档案; 顺治帝; 多尔衮; 天安之门

中图分类号: H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5)01-0036-04

清史研究中, 满文档案与汉文史料具有互补作用。清朝入关前与顺治年间的满文档案保存至今者甚少, 其史料价值尤为突出。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 存有不少汉文史籍并无记载或语焉未详之事, 能为我们了解历史人物及相关史事提供一些新的依据。兹举三例以释。

一、顺治帝福临的原名

清朝入关前后总计 12 帝。太祖努尔哈赤(nurhaci)与太宗皇太极(hūwang tai ji)的名字均以满语命取, 这多半是他们的原名。清入关后十帝的名字, 均以汉语命取。

努尔哈赤 16 子, 均以满语起名。皇太极 11 子, 大都以满语起名。皇太极第九子顺治帝名福临, 这一汉名应是他成为皇位继承人后方有, 取“福祉降临”意。顺治帝总计 8 子, 当其病逝时, 诸子均在幼年。第三子康熙帝玄烨之名是用汉语命取, 起名时间也应是他成为继统者后。第二子福全、第五子常宁(一作颖)、第七子隆禧均以汉语起名, 其时间不会早于玄烨。

康熙帝总计 35 子, 其中 11 人早卒, 未序齿。11 人内, 只有个别人仍以满语起名, 如赛音察浑(saiyincāhūn)。^①康熙帝采用汉俗, 排行皇子(包括部分未序齿皇子)之名首字用“胤”, 第二字为“祚”旁。入排行的数位年长皇子另有原名, 如皇长子胤禔(yīn zhī), 原名保清(bǎo qīng); 皇二子即皇太子胤初(yīn chū), 原名保成(bǎo chéng)。这些名字也是用汉语命取, 且以“保”字排行。

康熙以降, 诸皇子各按排行起名。这是清统治者在入关后逐步汉化的表现之一。这些皇子(包括嗣帝)是否曾有以满语起的名,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记载。不过, 顺治、康熙父子在继统前, 都应有原名暨满语名字。崇德年间内国史院满文档案, 透露了有关福临原名的情况。我们先看《清太宗实录》的相

收稿日期: 2015-01-12

作者简介: 杨珍(1956-), 女, 河南济源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清史及满文文献研究。

① 关于努尔哈赤、皇太极、赛音察浑等人的满文名字, 参见安双成《满汉大辞典》,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146、1162 页。

关记载。崇德七年(1642年)十二月初二日,皇太极率诸王贝勒、文武大臣行猎于叶赫地方。十二日,至噶哈岭。“皇九子甫五岁,射中一狍,众皆称异。”^①按,皇九子即福临,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当年4周岁。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也记述了此事:

enduringge han i sunja sei ajige jui fangkala janggin emu gio waha.^②

译文:圣汗之五岁幼子方喀拉章京射杀一狍。

这位被称为方喀拉章京(fangkala janggin)的“五岁幼子”,即一年后即大位,成为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的顺治帝。fangkala,满语,义为“低矮的、矮小的、身小之人”。janggin,或是汉语“将军”一词的音译,指文武有责任职掌之有司官。fangkala janggin(方喀拉章京)一语,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fangkala(方喀拉)是福临的原名,可能也是他的乳名。为男孩儿起名为fangkala,含有亲昵之意,与满洲人的命名习俗相符。至迟康熙年间,除去皇帝本人外,其他人均不能直呼皇子之名。崇德时期,皇权尚未定于一尊。无论在平时或史籍记载中,对皇子以名相称,即名字之后方是爵位称号的现象比较普遍。如ajige beile(阿济格贝勒)、abatai(阿巴泰贝勒)^{[1]6796};janggin(章京)既有责任职掌,5岁小皇子不可能实任此职。这或许是小皇子此次随皇父行猎时,临时得到的职位。也可能是人们对他的尊称。janggin作为一种官职,一般写在担任此职之人名字的前面,有时也置之于名字后面。^{[1]5776 6796}其二,fangkala不是福临的本名,而是形容词,修饰janggin一词。fangkala janggin意为矮子章京。这里的“章京”仍同第一种解释,即福临得到的临时官职或尊称。若以“矮子章京”指称皇子福临,从称谓对象的形象看较为贴切,但有戏谑之嫌。这种笔法不应出现在内国史院档的书写中。两者比较,第一种可能性更大,即fangkala(方喀拉)是福临的原名。

二、多尔袞的称号:从“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到“摄政王奉命大将军”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顺治帝命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袞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用加殊礼,赐以御用熏盖等物。特授奉命大将军印。^③奉宽先生曾见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两件敕书上分别钤有朱色水印,上有满文hese be aliha amba cooha i ejen,译为“奉旨大兵主”,即“奉命大将军”。^[2]这是摄政王多尔袞所钤印章。印章中书以amba cooha i ejen(大兵之主),表明清朝入关之初,尚未袭用汉文“大将军”一词^④,仍以满洲传统称谓指称统兵将帅。

然而,据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现存顺治元年档案仅有四月至七月及十月)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四至七月之间,多尔袞的称号先后有如下两种:其一,amba coohai ejen doro be aliha ho šoi mergen cin wang,义为“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⑤;其二,doro be aliha wang hese be aliha amba coohai ejen,义为“摄政王奉命大将军”。^⑥“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称号在先,“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在后使用,但之前的“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称号并未完全弃而不用。

多尔袞称号中相关词语顺序的变化,似与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有所关联。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一日,清廷以破李自成捷音宣示朝鲜及外藩蒙古、诸王贝勒。初二日,多尔袞率清军抵达北京。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首次称多尔袞为doro be aliha wang hese be aliha amba coohai ejen“摄政王奉命大将军”,是在当月十二日多尔袞遣官奏报底定燕京捷音之时。此前,多尔袞被称之为doro be aliha ho šoi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崇德七年(1642年)十二月丁丑。

② 满文内国史院档,崇德七年(1642年)十二月(日期残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乙丑。另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癸巳。

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纂的满文玉牒中,多尔袞称hese be aliha amba jiyanggiyūn“奉命大将军”,参见程大鲲《清代大将军满文名号考》,《满语研究》2013年第2期。

⑤ 满文内国史院档,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五日,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

⑥ 满文内国史院档,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二日、二十三日,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mergen cin wang“摄政和硕睿亲王”其地位与摄政和硕郑亲王(doro be aliha ho šoi ujen cin wang) 济尔哈朗相埒。改称多尔衮为 doro be aliha wang(摄政王) 而且以此称置之于 hese be aliha amba coohai ejen“奉命大将军”的前面,表明多尔衮的实际地位已超越济尔哈朗,成为幼龄顺治帝之下第一人。这一变化,正是多尔衮独掌摄政大权的一个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修讫的《清世祖实录》所载顺治元年(1644年)四至七月之间诸文,见有多尔衮的“摄政和硕睿亲王”“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称号。“摄政和硕睿亲王”集中出现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和六月,“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之称仅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出现一次,^①“摄政王奉命大将军”之称从未出现过。

三、天安之门与天安门

1996年,李松龄先生发表《天安门匾额易名蠡测》一文(以下称李文),记述作者曾亲往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考察在那里发现的清代天安门匾额。这块匾额上有不同时期留下的文字痕迹,从字痕印记看,最初是满、蒙古、汉三体文字,满文居中,汉、蒙古文各居左右,其汉文为“天安之门”;其后是满汉两体文字的“天安门”;最后是居中书写的汉文“天安门”。^[3] 笔者在研读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时,见到顺治八年(1651年)年末清廷改“承天之门”为“天安之门”的记载。“天安之门”暨“天安门”的满文书写,与李文所记实物文字一致。^② 现就有关问题略做补充。

天安门是明清两朝北京皇城正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命名“承天之门”,简称“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福临亲政。不久,改建“承天门”。见于满文档案中,即 ceng tian men duka。据《清世祖实录》,是年五月,承天门楼上梁。遣官祭司工之神;九月,改承天门为天安门。

另据内国史院满文档案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初八日载:

ice jakūn de ceng tian men be (原档空一格) abkai elhe obure duka seme fungame pai ban lakiyara mului ninggui wase de aisin menggūn i jiha be sindara doroi weilere jurgani aliha amban lambai be takūrafi wecehe doroi.^③

译文:(顺治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封承天之门为天安之门,派工部尚书固山额真蓝拜行祭礼,挂牌板,置金银钱于正梁瓦上。

按,此块牌板即匾额上的文字,应是满、汉、蒙三体;综合各种情况看,是先以汉文命名,后有满文、蒙文之译文;当时的门名是“天安之门”,不是“天安门”。内称:

abka cing gurun be gosifi doro be toktobufi ten be elhe obuha ilan elden i genggiyen de acabume tumen gurun gemu acajimbi tuttu ofi abkai elhe obule duka seme gebuleme endeheme tuwakū obuha.

译文:天佑大清国,定统安邦,合三光之明,万国来朝,命名天安之门,永为观瞻。^④

当时,清初统一战争正在进行,社会秩序有待稳固,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还较严重。命名天安之门,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力图安邦治民,安定天下,以使百姓安居乐业的迫切愿望。^⑤ 此外,明代承天门门楼木匾上既有“承天之门”四字,清廷为承天门改名时,按常理会继续择用四字。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乙巳条“上命学士詹霸、侍卫巴泰、费敕谕大将军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

② 聚珍堂光绪十五年(1889年)印行《清语摘抄·官衔名目·京城门名》所载亦同。

③ 满文内国史院档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初八日。

④ 满文内国史院档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初八日。

⑤ 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北京皇城北门(明代称北安门)工成,命名“地安(之)门”,满文为 na i elhe obule duka。参见聚珍堂光绪十五年(1889年)印行《清语摘抄·官衔名目·京城门名》。按,现存满文内国史院档 顺治九年全部阙如。

那么,这块匾额何时由满、汉、蒙三体文字变为满汉两体文字,并将“天安之门”改为“天安门”呢?据《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顺治帝下令,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止书满、汉字。^①十四年(1657年)正月初十日,工部奏言“凡各坛庙门上匾额,或从太庙例,去蒙古字,止书满、汉字;或仍用旧额。”^②在此前后,顺治帝还相继做出废止元旦诣堂子、拟行裁减来朝蒙古王公之赏赐等决定。这些举措反映出顺治帝对满洲旧制及蒙古族文化的疏远和轻视。

天安门匾额上仅有一种文字,即以汉文居中书写“天安门”出现在辛亥革命后。目前,我们所见紫禁城内匾额文字,除去辛亥革命后改换者外,均为满汉合璧。似只有顺治十年(1653年)建成,由顺治帝生母、孝庄皇太后率先居住的慈宁宫匾额,依然保留满、蒙、汉三体文字。清朝入关后,紫禁城内匾额应如各坛庙门上匾额,书有满、蒙、汉三体文字,何时变为满汉两体文字,尚未见到确切记载。据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四年(1657年)之交,顺治帝下令坛庙门上匾额一律从太庙例,“去蒙古字,止书满、汉字”之后,天安之门匾额即“去蒙古字”,只书满汉两种文字,而“天安之门”也被简称为“天安门”。

通过以上三例对顺治帝原名、多尔袞称号和天安门匾额文字更易的考察,进一步显示了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特别是清初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些档案补充了汉文史料的不足,有助于我们了解清初史事。

参考文献:

- [1]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 6796.
- [2] 奉宽. 清理红本记(卷二)[G]//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辑). 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0: 137—138.
- [3] 李松龄. 天安门匾额易名蠡测[M]//旧京人物与风情.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440—442.

Reading Notes of Manchu Archives from Shunzhi Emperor's Reigon

YANG Z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Manchu archives from inner academician national history courtyard, we could find that Emperor Shunzhi Fulin's Manchu name was *fagkala*. After 1644, Dorgon changed his title *amba coohai ejen doro be aliha hošoi mergen qin wang* to *doro be aliha wang hese be aliha amba coohai ejen* in order to manifest its unique regent position. At the end of 1656, the beginning of 1657, Emperor Shunzhi commanded to erase Mongolian writings, and preserved Manchu and Chinese. These new points of view all express the unique value of Manchu archives for research on Qing Dynasty's history.

Key words: Manchu archives; Emperor Shunzhi; Dorgon; Gate of Heavenly Peace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五, 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二月戊戌。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六, 顺治十四年(1657年)正月癸丑。